享受奥运正能量 享受文化自信的愉悦

耳东每

从夏季奥运会紧接着到了冬奥会，媒体舆论和民间声音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唯金牌论”在迅速降温，从媒体到大众都开始关注金牌之外的热点，由此奥运会对于大众的价值也比以往有了更大的延展性。“唯金牌论”开始下架，背后其实是国人的自信，这番自信也让奥运带给我们更多享受。

首先，当竞技变得更加纯粹，欣赏也更加纯粹。从最近一两届奥运会开始，民众对于中国军团的成绩固然关心，但已经不是那么地“金金”计较。对于全球第二经济体，奥运成绩已经不再是国家展示硬核实力的仅有窗口。开幕式从2008年的“大场面”到2022年重在“巧创意”，也反映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心态。更从容更平和，让民众更多地从紧盯金牌项目的结果到欣赏以及津津乐道于夺金的过程，乃至更多开始关注非夺金项目的萌芽状态。当体育竞技场还原为舞台，观众们也能更有效地欣赏竞技——包括自己的选手以及全球优秀的选手表现，这是一种成熟的心态。

其次，更多体育迷对于冰雪运动的参与，让他们理解“参与和过程”本身就是极大的成功。当南方人开始相约滑雪，意味着冬奥项目在这个国度真正过渡到“Game”的“游戏”释义。“游戏者”越多，对于“竞技”就能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了解其中的1秒、1度、1米突破背后的艰难。这对于欣赏最高水平的竞技项目是一种升华，同时也怀有了更多的包容，这是一种理性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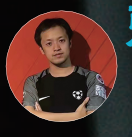
最后，国人对于体育精神有着更深的理解。每一个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武大靖“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速滑战术、脚踝骨折的高宏博那“我来、我见、我行”的灿烂微笑、马耳他“豆包女孩”的故事……在本届冬奥会上，这些都是不亚于金牌的存在，诸多年轻人都直呼“破防了”。

我们发现，奖牌榜固然还是以金牌为先的姿态放在那里，但那些体现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故事却在当下这个快阅读时代成为奥运会有营养的内容，成为流量担当。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心态。

讲真，奥运会这个大派对本就“不止于金牌”。奥运会没变但中国变了，国力强盛、文化自信的中国大众开始多角度去享受奥运会的正能量，应该说——“味道好极了”。

燕山夜话 肆

双奥筑梦，新北京有新格局



雅俗论

谷爱凌在直冲云霄之后，对记者说：“我在天上看到自己的家了。”这是一种夸张的比喻，但不得不承认，因为高速发展的基建设施，北京正在越来越“小”，以至于从市区到延庆、从延庆贯穿张家口，这样一条原本需要五六个小时，翻山越岭的奔波路，如今已经成为了北京城的“一小时都市圈”。

延庆、张家口两个赛区，如果放到30年前，简直就是一次翻山越岭的旅游。在过去，北京向北输送，并没有任何的高铁，甚至人们最为熟知的八达岭高速，也就是如今的“京藏高速”也是1996年才开始修建，2001年通车。也就是说，过去从北京向北到延庆，再到张家口，实际上只有一条通路，那就是只有双方向车道的101国道，而这条国道上，往往充满了大量的运输物资的货车，加上往北的山路崎岖，经常出现交通大拥堵的情况。

即便是八达岭高速开通后，因为向北要翻越燕山山脉，在第55公里至第50公里段，因为连续下坡事故频繁，更是被老司机称为“死亡之谷”，听起来颇有几分极品飞车游戏的意味。如今这里道路已经拓宽，而更多的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从西直门开通的“北京北站”，乘坐高铁半小时内抵达延庆，一小时抵达张家口。这相比以往的慢速度，大大提升了交通效率，这是中国速度，背后也是无数建设者为祖国带来的新的发展契机。

北京城区向外一个小时，对于老北京来说，并不是三环路的拥堵繁华，也不是四环路中关村商业区和“鸟巢”的文化景观，更没有五环路互联网大厂的高端产业园，而是一片又一片的庄稼地。这是老北京，关于过去城区和郊区界限的标记点。在我已经快要遗忘的记忆中，出了西直门，过了所谓的“四九城”，就是成片成片的庄稼地。这样的记忆，直到如今还有为数不多的痕迹印证：北三环车水马龙的联想桥旁，仍然保留着一片“中国最贵的庄稼地”——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

如今北京二环向外一小时，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已经可以抵达张家口雪场。而习惯了在北京乘坐地铁的马布里，也可以随意穿梭位于北京西五环的首钢球馆和位于北四环的北控球馆；同样，在强大的基建保障下，著名的“北漂”——演员曹操也在这一小时的时间里，完成了无数次从东五环传媒大学到城区的日常通勤。

不仅仅是我这样的“老北京”在感受着城市的变化，同样从谷爱凌到马布里再到演员曹操，越来越多的“新北京”，也在这个城市里，共享着现代化发展带来的高速和便捷。和冬奥盛会的成功一样，所有的一点一滴，都不断累积，最后成为民族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

拥抱“归化” 心安处是吾乡

毅言堂

足球让中国人知道了“归化”这个词，北京冬奥会则是对“归化”概念的一次普及。

谁是北京冬奥会上最火的运动员？答案是夺冠秘诀是“每天睡足10个小时”的“别人家的孩子”谷爱凌。

谷爱凌就是归化运动员，却丝毫不妨碍中国“人人都爱谷爱凌”。此前有自媒体要挖谷爱凌父亲的身份，马上被众多粉丝谴责“太八卦”；“我们只关心赛场上的谷爱凌，那个自信勇敢睿智的青蛙公主。”

其实不仅是星光闪耀收获成功的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上出现失误的朱易，也是归化运动员。这是中国拥有归化运动员最多的一届冬奥会。归化力度最大的是冰球队，在中国男子冰球队25人名单中，有15个归化球员；中国女子冰球队的23人名单中，出现了13个归化球员。

每次接受新事物，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对于归化运动员，更是需要文化自信的积累。在国际赛场上，有过很多归化运动员，这些归化运动员能帮助球队摘金夺银，更能帮助这个国家提高这项运动的普及度。中国算不上是冰雪运动的强国，但我们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可以学高水平国家的冰雪技能，也能使用“拿来主义”，让高水平的归化运动员为我所用。当谷爱凌站在冬奥会最高领奖台上，当中国冰球男队打进在冬奥会上的第一个进球后，很多中国家长开始准备把孩子送到冰雪场上，中国冰雪运动的人口基数在等待着一次爆发。

放在以往，我们或许没有这么大的包容性，接受这么多的归化运动员。但现在的中国充满了文化自信，归化运动员或者有华人血统，或者认可中国的文化，他们在归化后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在中国男女冰球队的28名运动员中，只有六人没有华人血统。朱易的父母都出生在中国，谷爱凌的妈妈是中国人。当中国向他们展开双手的时候，他们坚定地投入到了中国的怀抱。他们对于中国的认可，是运动员们身上披的五星红旗，是比赛前唱的国歌，是谷爱凌在等待成绩时吃的韭菜盒子……

中国接受了归化运动员，他们则把归化看成是回家。中国男子冰球队队长叶劲光说过：“150年前，我的祖辈流落北美，但中国一直都在叶家的传统里。”就像韩寒的《四海》里，万梓良那句让人感慨的台词：“年轻的时候，闯荡四海；年纪大了，四海为家。”每个人都期待有个安稳温暖的家——我心安处是吾乡。